机车罗汉

□出智周

我不能告诉你更多关于他的身世或者故事，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姓名和渊源。

事实上，他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样貌外，就是大千世界中一个普通的小市民。

要怎么告诉你他的样子？也许你只要想起古刹中阿罗汉的模样，再见到他，我们难免会心一笑。他中等的个子像一截光秃秃的松木，苍老漆黑却遒劲有力。瘦削的脸上眉骨、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一对眉毛疏朗如松针，飞在两只细长的眼睛之上。

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，他嘴里总歪歪地叼着一只玄色烟斗，吞云吐雾之间要么望着天，要么盯着地。望着天是因为他需要抬头呼口气，免得吐出的烟圈把脸遮住了。盯着地，是因为他手上总还拿着扫帚和簸箕，他需要清扫地上的垃圾。

我虽然对他知道得不多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关于他的人，或者还有其他。

每天早上，我总能在车库或者车库附近遇到老人。他是我们所在的小区车库及附近一小块地盘的主人，负责打点那一小块土地的卫生。他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每一次看到他，都使我产生不同的感觉。

最开始见他的时候，他并不爱说话，看到我走到车库去，他用很快的速度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眼，然后淡淡地点点头，我也对着他点点头。他在昏暗的车库中，又开始在每辆车之间兜兜转转，挥动着扫帚清理着垃圾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参加一场结婚典礼，宴席上人来人往，我们热情地和朋友打招呼和寒暄。这时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我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，却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过了一会，我淡忘了这个事，这时，有个人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，你好啊，小伙子。

我回头一看，就看到一位穿着西装、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我的身旁，他一只手拿下了嘴角的烟斗，一只手伸过来和我握手。我和他握手，一下子认出了他，他哈哈地笑道，原来你是某某的同事啊，我是他妻子的亲戚。

他气宇轩昂，一套洗得发白的西装笔挺、熨帖，把他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。

吃好喝好，他眯着眼睛笑道，然后走到别的桌去了。

当时，我对他产生了好感，觉得他的气质与别的老人都不一样。不过这样的感觉却并没有维持多久，甚至到后面越来越差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见到他的次数更多了。差不多就在我到车库开车的时段，他也正好在车库做清洁。我开始仔细观察他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

他总是漫不经心地，一圈又一圈地沿着车库走来走去，有时俯下身子扫扫地上的垃圾。可是，我低头观察车库的地板发现，上面总是有灰尘。车库的光线昏暗，并不容易检查打扫得是否清洁。原来，他在浑水摸鱼，我心里这么想，再看到他，顿时原有的好感没有了。

过了几天，我们从外地回来，我把行李从车上取下来，大包小包地，手里拿不完，就把两个空瓶子放在车位旁的柱子边。结果，晚上回家，我看到矿泉水瓶并没有被清理，旁边反而又增加了几个空瓶子，都码放在柱子的一角。我当时心里很诧异，老人不但没有把我的空瓶子收走，反而报复性地在旁边又放了几个空瓶子。

到了第二天，我到车库一看，柱子边又多了几个空瓶子。我四处搜寻他的身影，却没有看到他，心里料到老人做了亏心事，故意在躲着我。一气之下，我把一堆空瓶子拍了照片，发在物业群里，对物业发难，指责物业的人员偷奸耍滑，没有履职尽责。

出了车库门，我看到他在清理倒车杆附近的卫生，他和我打招呼我视而不见。到晚上下班，我开车进入车库，发现柱子边的空瓶子不见了。下车时，一个老婆婆拖着一袋空瓶子和我一起往外走。

袋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空瓶子，我不由好奇：婆婆，这么多空瓶子是在车库捡的吗？

是啊！老婆婆开心地笑道，这车库做保洁的大哥人真好，每次做卫生总要把车库的空瓶子放在一边留给我。我这两天感冒了没过来，今天过来发现堆了好几堆。

意外的一点小小收获，让她满脸喜悦。我突然明白了老人家的良苦用心，顿觉几分愧疚。第二天，我再看到他，他依旧叼着烟斗，迎着太阳，眯着眼睛对我微微笑道：早啊，小伙子。

早啊，叔叔。我对他说。

他俯身清理卫生，一点也没有想要向我解释什么的想法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车库新换了一批灯。我抽调参加区里的工作，有时候会在中午回家。我意外地发现，半坡上的车库在阳光、灯光的照耀之下，一片明亮，车库地面格外整洁。

我之前一直对老人心存偏见，以为他没有把车库打理干净，这次意外发现让我对他产生浓烈兴趣。再看到他，我留神观察他，发现了一些小机关。虽然他看着漫不经心，可是却在一些细节之处能看出良苦用心。

他的簸箕，并不是市场上卖的簸箕，而是老人精心自制的。用一根光溜溜的笔直木棍做柄，用塑料精心裁剪做斗，做出了传统的簸箕形状。只是这簸箕和寻常的簸箕又有差别，为了防止粉尘逃逸出来，他故意把簸斗做得很高，然后把上面部分往外伸出，这样使他的簸斗看起来就像怪兽的嘴巴。而簸斗下面也有小小的机关，前面高后面低，灰尘一抖全部落入后方低处，稍大一点的垃圾则堆置在前方。倒垃圾时，只消轻轻一按棍上小机关，灰尘悉数落入垃圾桶中，让人惊绝。

而对于保洁之外额外的收获，老人似乎一点不以为意，统统把它们精心归入他和收瓶子老婆婆心照不宣约定的柱子旁，给别人带来一点额外的惊喜。

老人来车库的时间，也很讲究。八点半，他准时来到车库，因为这个时候上班的人陆续驾车离开，为打扫卫生提供了空间、时间。而他看似漫不经心地在车库里一遍一遍地游转，实则是因为车子陆续离开车位，他要及时搜寻新的卫生盲区，把卫生打扫彻底。到九点钟以后，他开始清理车库外的人行道，合理的安排，让卫生毫无死角。

注意到这些，我不由暗暗佩服他。再看到他，我会多和他说几句。他仍然眯着眼睛抽烟，有时候又把烟斗离开了嘴巴，歪着嘴巴笑了，表情不卑不亢，还有几分可爱。

因为我的工作总是很忙，难有清闲。老人每次看到我，总是对我说，这几天工作任务加重了吗，或者问，这几天，工作轻松一点了吗？

为什么？我惊奇地问他。

他笑道：你看着瘦了，或你看着胖了。

他特别喜欢他那辆红色的老旧机车，常常叼着烟斗，两只手扶着车头，呼呼地加大油门，从小区的坡道一路风驰电掣往上开。

有一个周末，我去单位加班，我们照例见面打招呼。

他正站在车库迎光的一面，望着外面的天空若有所思，外面起了大雾。

我正在清理后备箱，他对我说：小伙子，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？年轻人，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？

得知我工作吃紧，又为父母不和焦头烂额。他笑道：我以前也发愁，不过过了就不发愁了。

必须要经历，又需要时间，是不是？我问他。

他收起了笑容，赞许地望着我，过了一会又笑道：是的。他说，这社会叫人发愁的事情可真不少，不过能怎么样？天气最热最烦躁的时候，所有知了总是一起叫。天气最冷的时候，风和雨总是一起来。如果我们担心面包落地，偏偏它就掉在地上，而且还是有酱的那一面朝下。

他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我看到他吞云吐雾，样子格外欢喜，突然问他道：如果烟斗和机车，你要丢掉一样，你选择丢掉什么？

他听了一怔，想了半天说：这真难。不过，烟斗吧。

为什么？我问他。

他神色凝重道：因为机车陪伴我的时间更久。

外面突然下起雨，噼噼啪啪越来越大。老人有点发愁，他准备到平桥去。

一起走吧？我问他。

他思索再三，拒绝了我。

雨还是会停的，而我还要再回来。他说。

我先从车库出来，一路下坡，转入南山路，转弯向西而行，停在三岔路口等红绿灯。

长长的车辆队伍停滞在路口，这时我听见轰鸣的马达从身后传来，停在了我的身边，一个人转头对我笑。我摇下车窗，机车上的老人眉飞色舞地对我说：怎么样，小兄弟，雨小了吧！

我看到雨果然变小了，雨丝落在他的头发和眉毛、衣服上，他浑然不在意，抖抖身子把它们都甩飞出去。

我们寒暄了几句，他转过身去，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。

9、8、7……红灯变绿，他叼着烟斗，像个罗汉一样趴在机车之上，样子夸张又炫酷。

所有事物停滞在他的周边，都在等着一辆破旧的机车启动。

他催动油门，机车向前方射出，好像率领着风雨、闪电、霓虹，率领着千军万马，在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。轰鸣的机车马达盖过人间喧嚣，转动的车轮碾过滚滚红尘，一骑绝尘把一切风景和烦恼统统置之不理，抛诸脑后。

是啊。把耳朵贴在大地之上，声色犬马，爱恨分明。

一辆机车没入大雾之中。

说与荷听

□朱柳

荷，是开在我心中的。

浮生千般，那自有清明的，不嗔不喜的，秀丽淡然的样子，美而不俗。佛家见荷，有大境界：禅意、空灵、慈悲……再唤芳名为莲了。莲同“怜”“怜爱”之意，爱花、爱秉性、爱众生。屈原“伏清白以死直兮”；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对其进行了由表及里的深情描绘和讴歌；王阳明先生所强调的知行合一，“我心光明”，以及谪仙人号青莲居士……都是对莲明晃晃的认定和偏爱。人有性情，莲有品性，无数名士骨子里正直、高洁、清廉等价值理念、内涵，都是它的代言人啊。

林黛玉是诗和美的化身。年少时看红楼，一众红楼女子中，我独被林迷得神魂颠倒，她的才情，她的孤傲，她的偏执，她的愁绪，都使我动心揪心。她直言喜欢李义山的那句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那我当然要将此句看个究竟。诗题为《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》，全诗如下：竹坞无尘水槛车，相思迢递隔重城。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资料显示：大和七年（833年），李商隐应试不中，投奔时任华州刺史的表叔崔戎。第二年，崔戎调任兖州观察使。没想到，他刚到兖州就病故了。崔戎对李商隐不仅有亲戚之情，还有知遇之恩。崔戎的两个儿子崔雍、崔衮与李商隐也是深情厚谊。

不难发现，诗题已明确主旨，由此可见，诗情有追思怀旧思友，对应一二句“相思迢递隔重城”，更有诗人寄居他处，深夜不眠，听雨打残荷略以慰藉的孤寂啊！等等，这后两句，不也正是林妹妹寄人篱下无限心酸的处境吗？

残荷已残，本无可留之用。可却偏偏要留得残荷听雨声……表明了孤独，也表明了诗人别具一格的雅趣。那些中华好诗词啊，不只有如金如缎的，还有这灵动别致，绝不爱走寻常路，以别开生面、独辟蹊径的手法，来使我们探索，细细斟酌的。真好，这一句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，年少的爱屋及乌，附庸风雅，荷花呀荷花，你开的时候，有惊天动地的美，就连你凋零了，仍创下诗中不绝的妙趣…

爱莲，常类比伊人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伊人当如莲，清丽高扬。

色彩也不单调拘泥，白粉红紫黄都有，个个身姿俊逸。白衣胜雪，落落大方。红粉佳人，亭亭玉立。紫调高贵，天之骄女。浅黄鲜活，天真烂漫……哪一朵，是徐志摩那朵娇羞的水莲花？我不问，你亦不语。但我知道，你一定是周敦颐的知己。因为高洁。也像空谷幽兰。但兰花太幽寂，太清冷，远在红尘之外。而你入得尘世，却超于尘世。心有菩提，何处不修行呢？

乡下孩子，第一次见荷，我就两眼放光了。作为蒋爷爷小卖部的常客，我来来去去好些年，来如风去如电……某一天，我咬开我的“臭干子”，还没来得及下咽，侧身惊见，蒋爷爷院子正大门右侧的水田里竟有一田荷：花容若仙，其色莹白，青腰高竖、亭亭而立，风乍起，轻悠晃荡，更添生动……霎时，蔽旧僻静的院子，因为这绝美的荷花，一道超凡脱俗了，变成了修行者的仙居。

我就挪不动步了。到底是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荷啊，虽然电视里、课本图画中的荷屡见不鲜，观音的莲台，我也知道，上过中学的表姐也曾提起过什么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而这一刻，我只是单纯地向往它的皮囊和气韵……啊！荷花真美，零食什么的就不香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我本在院坝的双足已奔到了水田边，竟有了蠢蠢欲动想摘的冲动……

但我究竟不敢，犹豫着，只是一味地伫立着，静静地端详着，生怕一眨眼它们就飞走了。

荷叶圆圆，像盾状，表面深绿色，背面灰绿色，花瓣直径大约小孩手掌大小，每一朵由十来瓣组成，花蕊为莲蓬，蓬若鸟巢，又似蜂窝，金黄光亮，少许丝丝如锦逸出。

“荷花好看，可不许摘啊，等着吃藕的呢！”路过的荷的主人扔一句话，不轻不重，将我点醒。我不接话，满脸通红地跑开了。这便是我与荷的第一次会面。

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”“灼灼荷花瑞，亭亭出水中。”“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”……自古以来，写荷的诗句如过江之鲫，集中来看，无非是在誉其清姿、赞其质洁，或者托物言志罢了。今夕何夕，又逢荷的季节，语文课上的古诗章节，大家又提到荷，思绪便再次牵动回忆的涟漪。

几年前的一个夏日，我们临时起意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便到了开江普安镇的荷花基地。盼望着，盼望着，远远的我们终于与荷亲近了。风亦有情正当时，那一望无际的风中翻涌的绿裙啊，绿裙中朵朵翩跹的荷啊，神采奕奕，似在为我们的到来表演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，抖擞极了，震撼极了，恰如气象万千的诗，仪态万方的舞。恐怕有几千朵吧！不，几万朵吧？再看标语上写着“开江万亩荷田……”我不知有没有万亩，但，荷的气势、荷的诗韵都足足的。

荷田的四周，是阡陌小路，远一些是风格一致的住户楼，目光可及的最远处便是露出背脊的巴山了……而眼前层层叠叠的是红与绿的默契，一幕幕，一幅幅，一朵朵，就那么立着，娇艳又独立，高贵又谦卑，真使人浮想联翩。这诗人的、画家的荷，这佛家的、众生的莲啊，再配合着木栅栏、古凉亭、走廊，着了古装的红男绿女，在身旁依依而行，翩跹而过，我走着走着，赏着赏着，恍若遇见了自己的前世。同行的人，说着什么，耳聪目明的我却听不真切了，眼里心里都只有荷了。我料想：在前世，我定然是个秀眼星眸的男子，娶了一个像莲一样的女子。又或是个同莲一般貌美的女子，衣袂翩翩，步步轻盈……我将妄想说与同行者听，我们都笑了，这真虚无缥缈……那我为她写赞诗吧，可我那痴心究竟是俗气的，文豪神笔珠玉在前，我的三脚猫功夫不堪入目。我郁闷了：每一个有正常审美的人去爱荷，如渴了喝水般，再自然不过了。然而，爱荷的人千千万呢，我的爱，对荷来说算什么？荷不是荷，成了我的心上人，我定要她做我的私有财产。于是，我乘人不备，溜到花前，欲攀折之。

荷多么光明！荷依然微笑！我畏缩的举止使我无地自容了。我妄生贪慕私心，又起较量之意，在一众慕荷者中，非要争个高低。世事万千，荷早已不只是眼前的荷了。此心光明否？此心光明否？刹那间，我豁然：荷即是荷，我即是我。然而，见荷如见我，见我如见荷，我们握手言和吧。终于，我挥挥手，在蛙声虫鸣中，踏上了返程……

今又七月，该去看荷了吧。

泸沽湖晨曦 言农 摄

麦 田

□任朝政

五月的风，掠过旷野，拽住我的脚步。左边的果园里青果初孕，右边的麦田里绿浪轻翻，风里浮动的气息，恍惚间又成了大巴山老家的味道——那些混着新麦清香与柴火气息的童年时光。

风掠过麦田时，整个村庄都在波浪里浮沉。红瓦白墙的房屋被葱绿的麦浪托举着，宛如漂浮在金色海洋上的岛屿，而炊烟就是岛屿上升起的旗帜，在天地间诉说着人间烟火的韵律。一望无垠的麦子是村庄的根系，它们以谦卑的姿态低垂头颅，却用整个夏天的光合作用，将阳光酿成供养生命的诗篇。

麦田正踮着脚尖。孕穗的秸秆挺成饱满的弓弦，锋芒上悬着阳光的碎钻，穗头织就的绿帘后，隐约传来大地的低语。田边杨树的枝丫间，布谷鸟衔着淬火的啼鸣，一声声凿进暮色里。惊起几缕炊烟袅袅升腾。

一阵风吹来，麦浪翻滚，房子似葱绿的麦浪簇拥着红瓦白黛的房子，偌大的村庄就像长在麦子之上一样，如同天上的云朵随风飘动。一望无垠的麦子，固守在村庄，似乎是村庄的根和魂。

父亲的剪影总在麦芒的光晕中浮现。那时候，我还没上学，父亲下田时，我常牵着老牛跟在身后，父亲掌心抚过麦穗，说：“麦子在蹿个儿呢，比你人都高了。”那时，不懂农时农事，只记得他高挽着裤脚的背影，在晨光里晃成一株挺拔的树。

暴雨突至的午后，最是令人难忘。我躲在门槛后，看父亲深一脚浅一脚往田里跑，去查看每一块麦田的水道，斗笠被风吹得几乎翻过去。雨后，我跟着母亲去扶田间倒伏的麦子，见她粗糙却温柔的手托住麦秆，像扶起一位摔倒的老友。她鬓角的白发与麦芒上的水光交叠，上初中的我好像忽然读懂了“坚韧”二字的分量——那是沾着泥浆的指节，是面向土地躬身的脊梁。

“农忙假”的太阳总是很毒。整个村子泡在金黄里，父亲的镰刀起起落落，麦束就整整齐齐躺下了，父亲甩落的汗珠砸在地上，和镰刀切麦秆的“咔嚓”声应和着。母亲的手在麦捆间飞，手腕上被麦芒划出道道红印，却半点不耽误扎捆的利落。我背着竹筐捡麦穗，看母亲的草帽在麦浪里忽隐忽现。有回学扎捆被刺扎了手，母亲放下活儿带我回家，用针尖挑出刺，再从橱柜里摸出一截麻花——那甜丝丝、脆生生的味儿，混着新麦香，到现在还在舌尖打转。

打麦场是童年的金色王国。新碾的麦粒堆成柔软的沙丘，孩童们光着脚在里面追逐，麦粒划过脚背，痒意顺着小腿爬上心头，惹得笑声此起彼伏。远处“冰糕——冰糕——”的叫卖声穿破暑气，五分钱的冰棍裹着白霜，咬一口，凉意从喉管漫到脚趾。卖冰棍的老爷爷带着笑，掀开保温桶时腾起的白雾，仿佛把整个夏天的清凉都捧在了手心。

傍晚放学路上，顺手在地边折几枝熟麦，晚间做饭时，一手拉风箱，一手将麦穗放在灶膛里转动，火苗舔着麦穗“噼啪”作响，麦香混着烟味钻进鼻子，让人直咽口水。急不可耐地搓开焦壳，糯糯的麦仁带着焦香，吃完用手一抹嘴，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，母亲在一旁数落“你个好吃狗儿，变成花脸猫了”，嗔怪的声音里裹着灶膛的暖意。

收麦那几天，家家户户炕粑粑，新麦子还未干透，大人们就忙碌起来了，推动石磨，磨上一点新麦来给孩子们做麦粑解馋，麦粑是带着麦麸一起，面团在母亲双手拍打下，拍成一张圆形的薄饼，在锅底抹上一层油，待油温炽热，一只手掌托住面饼，飞快地贴在锅边上，一按，在柴火的加热下，“滋滋”声响，两面金黄的麦粑混着嫩麦子的香气，轻轻地咬上一口，软，糯，甜滋滋的，再细细咀嚼，满嘴是阳光、露水、清风滋养过的麦香，是真正的唇齿生香！透过舌尖蔓延，满嘴生香……

有些味道，早已超越了食材本身，成为连接着根系与血脉的密码。如同儿时母亲亲手烙的麦粑，早已将“根”的意识，不动声色地赋予了烟火日子，在时光中发酵成乡愁。

晚风又起时，麦浪揉碎了暮色，撒下满地碎金。恍惚间，早已人过中年，半世纪前的月光落在眉睫，那个在麦秸垛上数星星的少年，那个追着草帽跑的顽童，还有那个看父亲割麦的小身影，甚至于故乡的一山一水、一炊一饭，依然在这一茬茬的麦浪里鲜活如初。

麦地绿了又黄，黄了又绿，人来了又去，唯有岁月沉默不语。

站在异乡的黄昏里，布谷鸟的啼鸣忽然在血管里奔涌。眼前的麦穗依然谦卑地垂向大地，却又倔强地仰望着天空——这或许就是麦子的使命：以低垂的姿态扎根，以向上的姿势生长，用一季又一季的轮回承载着日月精华，用岁岁枯荣书写着生生不息。

地址：达州市通川区龙马大道500号 邮政编码：635099 广告许可证：达市工商广许字（2011）第03号 周六刊 定价：每期1.15元 公开发行 电话号码：广告热线 2377273 发行热线 2382208 青鸟印务 2377081 达州市青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印刷地址：达州市高新区斌郎街道斌郎大道一段34号